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原住民五專生女性飲酒經驗之意涵

The Meaning of Drinking Behavior among Female Aboriginal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doi:10.30074/FJMH.200312_16(4).0002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16(4), 2003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6(4), 2003

作者/Author：呂雀芬(Chueh-Fen Lu);陸振芳(Chen-Fang Lou);陳妙絹(Miao-Chuan Chen);董靜娟(Ching-Chuan Tung);廖珮君

頁數/Page：23-4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312_16\(4\).0002](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0312_16(4).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原住民五專生女性飲酒經驗之意涵

呂雀芬 陸振芳 陳妙絹 董靜娟 廖珮君

研究目的在瞭解女性原住民五專生原住民的飲酒行為意涵，採個別深度訪談以錄音機進行資料收集。邀請每月喝酒一次以上的研究參與者受訪，共11名，每人訪談1-3次。嚴謹度方面採用三種方法，首先將逐字稿與另兩位研究員討論以減少個人偏誤，其次將結果予參與者閱讀以確認概念及流行率調查。結果發現，飲酒行為可用研究參與者與酒之間的「拉拒關係」來詮釋。拉拒是極大的心理張力，參與者不斷地控制行為企圖平衡以續扮演學生職責。「拉拒關係」之意涵為「認知矛盾」及「情感連結」，前者指對喝酒有既不乖但又沒什麼不好之矛盾，後者是源自族人文化的飲酒體驗，及有情緒共鳴之感受。研究討論試從原漢飲酒文化差異的角度、學校機構及女性青少年特質之背景脈絡加以分析。建議校方對青少年飲酒經驗有深入的瞭解，採取多面向的思考來看待飲酒行為。

關鍵詞：五專女性原住民、飲酒行為、拉拒關係

作者：均任職長庚技術學院之講師，擔任精神科護理課程與臨床實習之教學。

致謝：本文得以完成要感謝許木柱、劉仲冬兩位教授在研究初始之指導，轉介研究參與者之導師，受訪學校原教中心的支持，尤要感謝受訪之原住民同學，並謝謝國科會的支持(NSC89-2320-B-2550004)。

收稿：2002年10月14日；接受：2003年12月24日



一、前 言

台灣近年的菸酒開放政策，國人從此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更多樣化的酒精性飲料，社區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酒癮盛行率及酒精性飲料消耗量均急速上升，隨著商品競爭與媒體強勢促銷，青少年飲酒的行為頗令人擔憂(黃惠玲，1995)。在10年的追蹤研究中發現泰雅、阿美、布農、排灣四族之盛行率高達 44-55%，遠遠高於40年前的調查(鄭泰安，1997)。而原住民傳統具神聖性、族群意義的飲酒行為在近八、九十年來產生重大的變化(楊士範，1998)。因涵化的壓力(許木柱，1987、鄭元慶，1995)及隱藏於背後的多元網路系統，包括公賣局網絡、資本主義市場及人際網路系統(楊士範，1998)，可能使暴露於這些危險因素中的青少年的飲酒行為更嚴重。研究者因任職原住民重點學校，從事導師經驗中發現飲酒違規行為中原住民同學佔多數。且目前國內研究極少對飲酒進行質性研究，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目的在嚐試深度瞭解飲酒行為之現象，亦即在這群離開部落，寄居都市化學校環境之原住民學子眼中飲酒經驗的內涵究竟為何。

二、文獻查證

飲酒行為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切入，例如醫學健康、道德價值、心理社會、歷史、文學、文化等等角度，均有許多論述。因本研究之參與者為住校原住民青少年，故文獻查證的方向除了從飲酒的研究及相關理論切入外並針對台灣的原住民飲酒文化作一探討，其次針對女性青少年飲酒行為進行文獻回顧，第三方面則討論學校訓導教育概念：

(一)飲酒的相關研究理論與文化意涵

回顧國內之飲酒相關研究為數頗多，但大部分以量性研究為主，這些研究成果有：酒癮的生理因素方面，發現原住民的乙醇去氫、乙醛去氫等生物質與漢民族有顯著之差異，與成癮有關(陳喬琪等人，1989；Cheng, Gau. & Chen.et. al.,



2003)；對飲酒問題之流行概況描述方面，發現飲酒問題原住民顯著高於漢民族(許木柱，1987；胡海國，1991；陳全成，1997；呂雀芬，2000；劉美媛、周碧瑟，2001)，甚至高達漢民族的十倍(林令世等，1995)；在飲酒相關因素方面，發現人格特質、工作狀態、壓力調適等，但不同之研究差異頗大，如 Cheng, Gau. & Chen. et.al.(2003)發現涵化程度與酒癮盛行率成反比，而葉美玉等(2002)之研究發現涵化非直接影響原因。相信累積大量的量性研究結果，能對飲酒問題的梗概或廣度的了解有所貢獻。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由於絕大部分的量性研究，均從專家的角度出發，原住民本身的觀點仍是被模糊淡化的(顏婉娟，2000)，因此難以針對問題作深入的了解。由於缺乏主體性的資料，故對飲酒行為之全面或整體的理解是貧乏的。目前國內的質性研究(郭千綺，1995；劉鴻徽，1999；顏婉娟，2000)相對於量性研究顯得稀少，其中針對原住民的更少。故相當值得應用質性研究，以增加對飲酒行為的脈絡或深度的理解。

西方文獻上，White(1996)指出1960-1970早期，當時研究的是無理論依據的，目的在企圖描繪飲酒型態及相關因素。開始時是借用偏差理論，特別是針對青少年不良行為。之後漸漸產生理論用以解釋飲酒行為及嚐試預防或處置飲酒行為如：生理理論、發展(自我認同)理論、學習理論、行為理論、社會理論、及示範(model-building)理論(Hyphantis, et. al., 1991；陳全成，1997；劉鴻徽，1999；葉美玉等，2002)。而Kandel(1980)整出主要的四類理論：社會學習論、自我減損(derogation)理論、問題行為論及社會理論，他認為這四類理論是近似的，它們都包括了社會學習層面、朋友的使用、使用的態度(模仿與強化)因素(White, 1996)。

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飲酒行為是另一種理論觀點。酒是世界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傳統之一(黃清連，1999)，卑南族學者孫大川(1991)認為像世界各族部落一樣，山地飲酒原有其宗教、社會、藝術想像、及集體活動之豐富內涵。在山地社會未崩解之前飲酒不是孤立的行動，它總是和宗教祭儀、婚喪喜慶、歌唱舞蹈伴隨而生，更多時候飲酒是與生產勞動密切的關聯著。

由近代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中，可看出飲酒刻版印象造成作者對飲酒行為的敏感，在敏感背後隱藏許多的著急與焦心(利格拉樂，1996)。當人類學者以涵化的

過程來解釋酗酒問題時，原住民學者孫大川(1991)更痛切的指陳是「原始生命力」的扭曲與喪失。因此飲酒對切身的原住民作者而言不僅止是理智上的議題，更是關乎生命的、情感的連結。總之，透過主體性的筆觸，酒，是側重情感的、歷史的描述，與祖先、生活有連結的，是優美及受人尊敬的(利格拉樂，1996；亞榮隆2000)。

(二)女性青少年飲酒行為

女性飲酒行為不像男性那麼普遍，是一般人的印象。從盛行率調查中也支持這樣的觀察(葉元麗等，1988；Madiano, Gefou-Madianou, Stefanis, 1994；Cheng, Chen, 1995)，男性約為女性之3倍(呂雀芬等，2000)。最近劉美媛、周碧瑟(2001)針對100所學校之青少年飲酒盛行率的調查，發現每月飲酒一次以上者，男生佔22.9%、女生10.1%。可能因此之故女性飲酒的研究資料要比男性稀少。但文獻指出國內外青少年的飲酒情形都有增加(Madiano, Gefou-Madianou, Stefanis, 1994；劉美媛、周碧瑟，2001)、性別差距有減少的趨勢，其中女性飲酒增加的幅度遠大於男性，這是值得加以瞭解的部分(劉美媛、周碧瑟，2001)。

眾多理論中肯定心理社會理論對飲酒行為是具有相當解釋力的。針對青少年飲酒方面，Bogdaniak, Piercy(1987)之團體諮商分析，提出許多相關的治療性議題，包括否認、罪惡感、合理化、隔離、控制、憂鬱困窘與認同等，另外在美國印地安原住民的酒癮研究中，酗酒被視為具有社會整合及適應外在文化入侵之涵化問題，且青少年飲酒行為和追尋族群文化價值意涵有關(許木柱，1987；顏婉娟，2000)。至於在實證研究方面，許多文獻提供了我們對此一問題相關的認識包括：多始於青少年早期，有相關的危險的因素，如父母親或其他家人有喝酒者、同儕飲酒行為、男性、基因、低自尊、自我效能、常合併其他問題行為等等(劉美媛、周碧瑟，2001；葉美玉，2002；Forney, Forney, Ripley, 1988；Weingerg. et al. 1994；Roosa, et al., 1988)。

由於傳統社會文化對女性角色的期待不同於男性，因此女性飲酒常比男性被賦予較多的道德價值評斷(郭千綺，1995)，西方亦不例外(Long, Mullen，1994)。因

為過去研究的對象常是以男性為主，研究議題多未觸及女性所關切之問題，而當以女性為研究樣本時，也常用男性為常模標準，因此女性的經驗與觀感常被排除在知識建構之外，故關於女性飲酒的主觀經驗的研究是極缺乏的。

(三)飲酒在校園訓育的概念

由文獻中發現，飲酒在校園訓育的概念屬於偏差的行為之一。此判斷與學校的權威型態，法令規章不無關係。追溯我國的教育發展，自古由帝王諸侯設置或以私人講學方式為多，君王治國者為了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培養優秀的人才而開啟我國的學校教育。以司徒掌邦教，唐虞時代已有國學鄉塾，三代更已具備。當時的學校教育以明倫及養老為最終目的，這是中國教育的特色(楊國德，1998)。而近代我國訓育概念與模仿歐美國家的新式學校體制有關。歐美國家的新式學校發展在產業革命之後，因為工廠需要大量人力，因應就業需要，平民教育需求日益高漲，就學人數大增，於是學校開始採用集多數人於一堂，共同實施教學的方式，這種利用工廠大量生產概念的集體教學的集體施教方式，使學校成為一個有明確的外在追求目標，權威型態，法令規章等等的正式組織(楊國德，1998，教育部訓委會，2003)。

這個組織主軸在完成知識教育的獲得，而學校管理學生的方式，則依照社會上對下的體制，由長輩成人來規範兒童、青少年的行為。此種校規與學生的關係，在法律上稱之為「傳統特別權力關係」。學校內部所認定之「行政規則」，法律性質上為一絕對權威且不受任何監督之強行規範。在此權力關係的理論下，學校可基於「公共設施權力」直接制定校內規範限制學生之權利，也可以為健全學生人格，培養學生自制、守紀律、負責任、肯服務之美德，而採取有效之教育性及維持秩序性之各項措施(教育部訓委會，2003)。在此背景中，飲酒即被歸類於校規中的違反行為，雖然在社會中飲酒具有其合法的使用特性。

總而言之，綜合以上三方面的討論，提供認識飲酒行為多樣化的參考架構。但各理論，不可諱言的也是各自描繪飲酒問題的某一個角度。可能因此之故，藉由理論設計的預防措施多半是成效不彰甚至產生反效果(陳全成，1997；Jones, 1992)。Jones(1992)批判這些理論假設缺乏實質的證據可支持其成立，其理論背景是薄弱

或邏輯性欠佳的，同時過分簡化問題似乎認為所有物質濫用的人都是出於同一個理由。在文化方面鄭元慶(1995)則指出，涵化壓力理論是其中被採用最多的，這樣的觀點亦是無法保證接近真相的。實際上飲酒行為是錯綜複雜的現象，因果關係難分，因此更值得進行質性研究。以了解究竟台灣女性原住民青少年飲酒行為是否有類似的意涵，在其整體的生活經驗中為何？這是本研究意欲探究的。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原住民青少年之飲酒經驗之意涵，故研究參與者為能提供飲酒經驗之原住民青少年，而所得之資料是為符合研究目的資料。故根據研究問題的特性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以求資料之豐富性。研究參與者為每月喝酒頻率1次以上者，其來源有三：自己班上學生、泡沫紅茶店熟悉的同學們(滾雪球方式)、其他導師推介。另外發現，真正喝到極度嚴重的同學，多半讀不到高年級就被退學了(有一位卑南族參與者，受訪一次後便遭退學，因許多觀念來不及澄清，而放棄其資料)。故本研究參與者的特性是對飲酒較具有控制力者。基本資料整理如表一：

(二)研究過程與資料分析

由主持人及兩位講師級研究助理，到泡沫紅茶 KTV店多次，在自然的環境中互動及觀察，以非正式的方式逐漸與學生建立關係，希望增進彼此的信任感減少顧忌與隱瞞。隨後召開多次會議擬出訪談大綱，並就教於兩位專家加以修改定稿(見表二)。繼之，以深度個別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訪談 2-3 小時，並配合訪談情境及非言語觀察之筆記，於訪談後與其導師進行討論與澄清，以提高資料的可信賴度。為增加本研究之嚴謹度，每次會談之逐字稿均影印，由三人分別進行初步之資料分析與編碼，先從對話中摘要、抽取概念、持續比較與分類，再召開會議討論(peer debriefing)，推敲彼此間概念與分類之差異，藉以減低個人偏差澄清概念，以提升

訪談者之一致性及持續改善訪談技巧，最後產生統整之概念。研究結果繕打完成後請受訪者審閱提供意見，並進行量表施測試(量性研究)，以期達到三角交叉檢視(triangulation)的目的。

表一：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族別	飲酒種類	飲酒量	飲酒頻率	家族喝酒史	受訪次數
A1	女	17	卑南	啤酒， 稻香加綠茶	兩瓶	每逢假日	父母均喝(母社交飲喝)	1
A2	女	18	泰雅	啤酒、 玫瑰紅	三瓶	每逢假日	父不喝，母社交飲喝	2
A3	女	17	布農	美樂	3罐	不一定	父喝，母不喝	3
A4	女	16	泰雅	玉泉清酒	與大家一 起喝沒有算	2-3次 / 月	父社交飲酒，母每天至少 維士比一瓶	1
A5	女	16	泰雅	啤酒，維士比	8罐	2-3以上次 / 月	每星期六、日會喝	2
A6	女	18	泰雅	洋酒，如伏特 (太魯閣) 加，啤酒也喝	2罐	2-3次 / 月	全家都不喝	2
A7	女	18	阿美	啤酒	4罐	2次 / 月	父，伯父，姑姑(有值得 慶祝的節日，才可能喝酒)	2
A8	女	17	泰雅	啤酒，維士比 (太魯閣)	1罐	1次 / 月	長輩大部分會	2
A9	女	16	阿美	威士忌	1罐	1次 / 月	全家	2
A10	女	17	布農	威士忌	1-2罐	1-3次 / 月	全家	1
A11	女	18	排灣	啤酒	1-4罐	二年級時 每週喝	父喝，母不喝， 弟弟喝很凶	1

表二：訪談大綱

1. 來到學校後，你有感受到原住民與平地生的不同嗎？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會覺得現在的生活跟國中時候有什麼不同呢？（探討：主流文化與異文化的差異性為何，及是否因文化差距帶來同儕相處上的適應問題）
2. 還記得你第一次喝酒的經驗嗎？請您說一說（探討：如何界定第一次？什麼情況？跟誰？什麼地方？怎麼喝法？）
3. 會讓你繼續喝酒的原因是？（探討：會持續喝酒之原因）
4. 你經驗過的或是您看到過的喝酒以後的情況如何？—鼓勵從正、負向兩方面談論（探討：酒後的行為表現）
5. 自從到學校後，你想喝酒都怎麼喝？請你描述最近一次的喝酒經驗？（探討：學校情境對飲酒行為的影響及最近的喝酒型態—種類、量、時間、感覺及情境）
6. 你覺得現在的喝酒和國中時代有什麼不同？和家鄉的喝酒型態有什麼不同？（探討：喝酒型態之轉變）
7. 你對族人喝酒有何看法？—鼓勵研究參與者以正負向思考問題（探討：研究參與者經驗中對族人飲酒的態度、價值觀等）
8. 你的父母喝酒嗎？你的父母對你喝酒有何看法？（探討：父母親的飲酒情形，及投射出研究參與者認為的父母眼中的自我飲酒行為）
9. 能否描述你和家人的關係如何？（探討：家庭互動及家庭的支持系統）

四、研究結果

飲酒經驗在訪談的 11 位研究參與者成長經驗中，是自然而然存在的生活事件，但是當生活場景變換，當自己跨入了青少年的人生發展階段，融入漢人的主流社會以後，喝酒這件事感覺似乎有點變了，研究參與者們嗅到了改變的味道卻描述不清到底是那兒變了，有人認為自己應該有所限制或必須去控制，或發展出另一套策略以平衡不同文化飲酒意涵差距所帶來的困惑與失衡，例如：不要在學校喝就好、假日喝沒關係、酒品好比較重要等。所以喝酒的意涵從原本的“自然”變成是必須“節制”的，從“密友”而轉為必須“抗拒”的對象。這種相互對抗的兩極化情感，使得研究參與者與酒的關係呈現出一種拉拒的力量，因此以拉拒關係的內涵作為解釋研究結果的主題。而這股拉拒力量之中隱含著雙重意涵，分為認知矛盾與情緒連結兩部份，前者指對喝酒存有既不乖但又沒什麼不好之對立衝突，而後者又包含情感親附及情緒共鳴兩者，請詳見表三：

表三：原住民青少年飲酒經驗意涵

主題(theme)：	類別(category)
拉拒關係(竭力控制行為以達平衡)	一、認知矛盾 1. 喝酒不乖 2. 喝酒沒什麼不好 二、情緒連結 1. 情感親附 2. 情緒共鳴

主題：拉拒關係

如前所言因兩極化的情感與飲酒意涵轉變的內在張力，研究參與者表現於外者是出現許多自我控制的行為，企圖在拉拒的力量中獲得一份平衡找到一個定點，以便能夠繼續扮演學生的角色，符合父母、部落親人及師長的期望。這樣的發現與 Bogdaniak, Piercy, (1987) 的發現有近似之處，其認為控制是(物質)依賴的核心主題。另外在台灣，顏婉娟(2000)對泰雅族婦女的研究中也提出泰雅婦女與酒共生機轉的文化主題，在此主題之下所包含的類別之一即是「發展控制喝酒的策略」，如喝酒前先進食、躲避朋友邀約、宗教信仰等。在本研究中參與者也提到許多控制行為，如慎選喝酒的對象(認識的、酒品好的)、地點(避開老師教官)、時間(週五或週六)、去體會要醉的感覺並控制酒量與種類、且時時提醒自己不要違反校規或避免酒後失態等。矛盾的認知與心情使得飲酒行為像鐘擺一樣來回擺盪，而拉拒的力量是長存心中的掙扎與不安，但研究參與者卻難以釐清拉拒背後的涵意。如當面質其喝完酒以後，其實是後來身體的不舒服，很痛苦，那為什麼還要喝？受訪同學的回答是「我問自己很多次，可是我還是歐 找不到答案」。這樣的矛盾心態另8位同學亦有提及。如生：「對，我很討厭看到人家喝酒，但是我在心裡想著，對！我喝酒可是我不會讓你感覺到，因為我可能會失去你這個朋友」。其在語意間所隱含的即是投射出同學會排斥飲酒行為的價值判斷，但受訪同學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喝酒，反倒是決定要隱藏飲酒行為。所以喝酒行為本身就具有相反的意義，它既是切斷友情的利刃，但在另一個情境卻又是連結友伴的繩索，如同儕間以飲酒作為分享與一體的友情象徵與行動，充分滿足了青少年尋求友伴與認同的心理需求，此處能與 Jessor(1987)之「問題行為」理論呼應，即飲酒行為具有目的性併有功能性的存在。感覺上一切似乎是那麼美好，但其實內心深處卻又隱然覺得不妥。如下例：「我們躲在房間啊，我房間是，人家說我房間是“快樂天堂”嘛？還是“人間煉獄”？我們同學進來啊！他們都在我家喝酒、抽煙這樣！他們覺得很快樂呀！可是，相對覺得也是對他們不好！這到底是不是好朋友，不知道 就是我提供他們可以抽煙、喝酒的場所呀，阿他們覺得很快樂，你是好朋友，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是說 說我是害了人家。對啊！我覺得在這朋友的定義很難 很難界定」。「嗯！(喝酒)會壯膽 可

是很奇怪呢！我們是，我不知道每個人是不是那樣啊！每次喝完酒，喝酒醉，很大膽那樣子。等我快清醒的時候，我會害怕」。「我不知道，我就會害怕。可能是我一直想說，可能是什麼東西，不然我怎麼一直害怕，然後很害怕，就睡一下覺，到早上要起來就不會怕，反正快清醒 然後意識比較清醒，那時候我就會害怕，我不知道怕什麼。」「不是怕(面對現實)啊！就算沒有出事情啊！沒有被抓到，還是一樣，我就是會害怕，所以喝酒完畢，快清醒我都會害怕。不知道在怕什麼。」「想說可能是怕對不起良心那樣。因為我曾經，我自己有跟我自己講說不要喝酒 還是會啊！因為我們原住民大部分是信教的，我們有跟我們上帝講說怎樣怎樣啊 阿結果突然又犯了那樣！」。

在上述鮮明的資料中，言談的背後顯現極強大的心理張力與衝突。在顏婉娟(2000)的研究中也呈現相似的類歸(category)——「說出對酒的矛盾情感」。認為酒是好喝的、就像朋友一樣，但卻付出代價像誤事、嘔吐、酒醒後不知道做過什麼的害怕。進一步思考這樣拉拒糾結的心理戰場是由何構成，將其分為認知矛盾與情緒連結雙重意涵討論於下：

(一) 認知矛盾

飲酒對學生而言當以道德層面作為評斷自己的準繩時，是充滿對立矛盾的，這樣的矛盾常來自於外在的大人世界價值觀的認識所投射出來的，也混雜著自己內在難以釐清的思索，造成此現象背後的原因為何？在顏婉娟(2000)對烏來泰雅族婦女飲酒經驗的探討中，提出女性對酒的矛盾情結的解釋：當專業論述簡化了飲酒經驗後，婦女學會複製專業論述來看待飲酒，但複雜的飲酒經驗如飲酒產生的認同感、豐富情感、放鬆經驗等使婦女產生矛盾情感，無法單純以好壞及有無酒癮二元對立的觀點來看待飲酒，主流文化限制了酒的意涵，酒卻只能在好與不好兩極間遊蕩。而在本研究中也印證了類似的發現，當喝酒的道德判定只有對錯，而沒有第三個可能及緩衝停駐的空間時，便造成了壓縮與矛盾。以下採用研究參與者的用語——「喝酒不乖」相對於「喝酒沒什麼不好」加以說明：

1. 喝酒不乖

Erikson(1980)認為當青少年在作選擇、作決定以及對處身的社會作承諾(commitments)之際便是在建構其認同，認同是動態的青少年需將人格的各部分與社會的現實面作調適(fitting)(Adams, et al.1992)。換言之，青少年要融入主流社會或大環境必須遵從外在社會(學校)規範，必須認同權威的標準，故喝酒不好、不乖這樣的認知便產生了，此類資料受訪者大量地以暗喻或的明示的方式呈現出來，如將自己的拒酒行為解釋成「我很乖」，以「變壞」「很糜爛」「太墮落了」來評價自己的飲酒行為。共有9位提到此觀感，如下例：「對！酒還是會傷身，偶爾喝就好，不要常喝」。「為了喝酒，把錢花光，向同學借錢，回家也不好意思要錢，那時候就真的很後悔了」。「有一次，喝太兇有人吐了，又很亂，連老闆都想趕人了，真的很丟臉那一次」。

2. 喝酒沒什麼不好

從文化觀點而言，許木柱(1987)對長流阿美的酗酒問題討論中亦指出族人對飲酒的態度是持著認可與贊同的傾向，但並不贊成喝醉酒，必須有所節制不能過度。利格拉樂(1996)也提到部落裡喝酒是有規矩的「不要輕視你的族人，喝酒不是壞事，全看你自己怎麼喝？能節制，就是排灣；不能節制，不就是個平地人眼中的酒鬼嗎？」，「會喝酒的人才能叫作排灣人」，酒要喝的有文化有智慧，它所代表的是個人、族群、部落，而不是喝的爛醉，躺在地上水溝旁睡覺，沒有尊嚴，沒有文化(亞榮隆，2000)。由上可知原住民酒文化中所蘊含的優美傳統，故對飲酒持贊同的態度便是自然而然的。共有8例，如下：「對我們來說原住民喝酒不是一個奇怪的事情，而是平地生看起來，就是覺得 應該這樣子講，他們覺得一個學生本來就不應該喝酒，可是像我們的豐年慶，我們就喝酒阿 對阿，我覺得沒什麼，他們(平地生)就會覺得有什麼...我不知道，因為祖先下來就這個樣子」；「只要不是在家裡喝的話，爸媽會講話，而且在學校(不好)，在外面的話，在外面的話他應該會覺得還好」。「如果你能夠控制的話，喝酒就不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反而對你來講可以比較好，當作一種消遣啊 而且喝酒也讓我看清楚那些男生在幹什麼？ 對，他們圖

的是什麼」；「我阿姨也知道我在學校鬧事的事情 他沒有罵我，她很諒解我，說以後不要去喝就好了 就算去喝，也不要喝得那麼醉 喝醉就算了，也不要被人家發現」。

由上例可呼應文化中對飲酒態度持贊同的態度，而此態度也在受訪者與長輩的互動中傳遞出「許可」的價值觀，而此價值觀也被研究參與者認同與內化。如另一位同學並不刻意隱瞞飲酒行為，大方的說全班都知道他會喝酒，但他根本沒有想到形象問題，還可以順便邀平地生一起快樂一下。喝酒行為對原住民同學而言並不被視為負面的標籤，可以自然的談論。似乎喝酒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仍然在代間傳遞著，即使她們已離開部落居住，這樣的影響力仍是顯著的。

(二)情緒連結

就酒精的生理效用而言，乙醇可抑制大腦而解放後天的社會化的禮教約束。飲酒常伴隨愉快放鬆的情緒經驗或是讓痛苦壓抑的情緒得以暢快宣洩。因此酒往往聯結著許多印象深刻的情緒經驗或生活故事。雖然理智上認為喝酒不乖，且在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中是不好的事，但在部落裡的成長經驗中，感受到飲酒的自然而快樂卻是切身的。細探情緒連結的來源，將之分為兩類，其一是來自於文化或成長背景中的情感親附，其二是來自於喜怒哀樂的情緒共鳴：

1. 情感親附

這樣的感受，應可溯自於族人的飲酒文化。由於從小看到大人喝酒的機會多，所以常常當問及研究參與者觀感的時候，他們的答案常是「習慣了啦！看多了啊！」「沒怎麼樣，只是覺得他們很閒，感覺身體很健康」。所以喝酒是在生活中一件很自然存在的事情，而非屬特殊事件，是連結幼年時光的無憂記憶與熟悉的光景。鄭元慶(1995)指出，飲酒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陳全成(1997)、楊士範(1998)酒為祭品、禮品與待客物，故而喝酒的情境或場合是在祭典中(阿美、布農、排灣)、客人來訪時(阿美)、農事完畢(布農)、獵事完畢(泰雅、排灣)，是一種集體行為，有歡樂的氣氛，是一種傳承同時也凝聚族人的情感。共 9 位研究參與者談到這樣的經

驗。「我就是在喝酒的環境長大的，真的！就是說，只要客人來，端出來的絕對是酒不是茶 那些有沒有就是自己私藏很久，有看見好久不見，好久不見的朋友就會把那些私藏很久的酒拿出來 我自己觀察他們(大人)會以這個來區分...如果那個朋友很重要，像有時候會自己釀那個酒，就是水果酒有沒有，然後把它拿出來 要嘛還有一種特殊的酒 血酒」；「(村子裡)會啊！都會啊 就大家聚在一起，聊天聊得開心就買酒啊！就這樣 大概傍晚嘛然後剛好我們家來聊天，聊聊聊就喝酒 就興起的時候 喝到醉，也不會怎麼樣，就唱歌唱得很大聲，然後講話很大聲，就一直講笑話一直講笑話，就這樣啊！然後他們就會回家睡覺」。

由上述，印象中喝酒是洋溢快樂氣氛的，大人開心，客人也聊的很盡興，它隱含著放鬆、休閒與特別的值得慶賀的事件相連結；或覺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族人飲酒場景是成長過程熟悉的背景與活動。當研究參與者回溯本身成長經驗，觀察到平時所親近家人的酒後行為，是不同於平常成規的制式的相處形式，且當自己與家人、同學同飲之際，展現出的是另一番愉快的氣氛，這種愉快的體驗是令人懷念的，如：「喝醉不會後悔！喝醉很高興！(笑)」。「這時候向爸爸要零用錢，他就會拿一千塊錢給你，很乾脆哈哈！」；「對啊！我就一直看他們喝就很好奇啊！然後長大就自己也喜歡，ㄟ！不是喜歡啦！就是跟哥他們在一起，因為這樣很快樂」。

2. 情緒共鳴

情緒的處理往往需要不斷學習及歷練的過程，這些對成人來講已屬不易，對青少年更是艱難的課程(Adams et al. 1992)。孫大川(1991)提到「從小對會喝酒者有特殊的好感，醉後的舉止既可愛又有趣，那種拋開一切身段任意揮灑情緒的景況，彷彿潑墨山水，令人暢快」。經由酒精的催化使得累積壓抑的情緒得以淋漓的宣洩，快意無限。11位研究參與者均有深刻傳神的描述：「心情不好哇，然後想要發洩一下，就想說喝醉算了 喝醉的好處喔 就不會想太多啊 酒醒了喔 那時候就發洩完啦！就會比較好一點 有些就是平常，眼淚會 就是不容易掉眼淚，喝醉的時候比較容易掉眼 就比較好發洩」。「嗯！你就會感覺到友誼是那麼偉大，呵呵！在一起，一起彼此講自己的心事那樣，然後就是只要喝酒那人就會比較大膽，什麼

事都會講出來，我就嚇到，就讓我覺得、覺得很驚訝，他什麼事情都敢講呢！真的酒醉的時候什麼事情都敢講」。「哭不出來的感覺很難過，喝了酒就可以痛快的大聲的哭出來 敢大聲說出心裡的話，像可以大聲的對喜歡的人喊“我愛你”，或是打電話向同學用力的說“對不起，我對不起你”，喝醉了說什麼都沒關係，因為同學們會說他喝醉了啦！不要理他」。

藉酒才能裝瘋，飲酒不僅提供情緒的出口同時也提供了極佳的合理化場景而免於社會的責難。顏婉娟(2000)與劉鴻徽(1999)對福音之家戒酒中心的個案訪談中也提出雷同的觀點。藉著酒可以達到抒發各種情緒的作用，不單僅是原住民同學的經驗，朱自振、沈漢(1995)亦指出中國文化中，藉由飲酒所宣洩的情緒幾乎包括所有的，如相思懷念、坎坷飄零、憤世嫉俗、孤獨感慨、甚至也包括快意舒暢與豪放之情等等。所以心情不好喝的理直氣壯，心情好當然更少不了，如下例：「心情好是慶祝嘛，阿心情不好是很鬱卒呀 上次喝是因為慶祝跑完 5000 公尺 」。；「那時候找我喝酒啊！對啊！想跟朋友在一起，那就，因為常碰，常碰到那個東西呀 所以就對那個東西有感情...就是那東西不能少 會覺得氣氛不對哼」。「(醉的感覺)就輕飄飄的啊，你就是很大膽啊 」「對這種感覺喜不喜歡又？酒醉我是不會想那麼多啦！我不知道耶 有時候會(懷念)啊！會想」。「可是我們曾經想說不要喝酒這樣子就好了，然後我們大家在那邊烤肉 然後要走(離鄉求學)的請客嘛！嗯，叫他不要喝酒這樣子嘛，然後直接烤肉這樣子，可是感覺好像怪怪的，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子啊，就覺得怪怪的，好像沒有話了」「不知道(什麼東西怪怪的)，就是少了什麼東西吧」。

飲酒的助興與情緒共鳴效果是明顯的且同學們有深刻的體驗，一旦刻意禁止飲酒時，卻產生感覺或情緒的落差。這樣強烈的複雜的情感連結似乎可以回應為何以知識為基礎(knowledge-base)的預防計畫或衛生教育成效不彰或無法保證效果持久的原因(Jessor, 1992)。

五、討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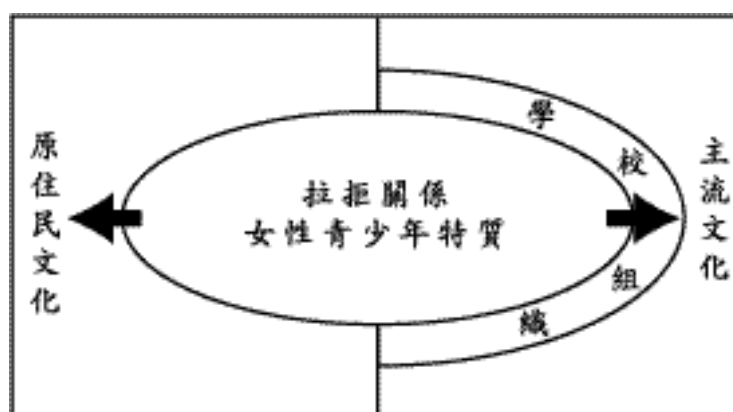
從情緒共鳴的語言中充分展現同學對酒的強烈喜愛與難以抗拒之情，實際上受

訪者是很想要喝的，可是心中卻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對抗控制。所以筆者以為「拉拒關係」是浮現在資料之上的明顯形象。而形象之後的時空背景或脈絡為何？筆者試從酒文化意涵差異、學校組織之制規與心態及青少年女性特質加以分析。以圖一表示其關係：

(一)飲酒文化意涵差異

如前述原住民酒文化的優美傳統意涵，使得原住民與酒之間有著綿延醇厚的感情，在這樣的背景下，長輩對飲酒採取認可與贊同態度，自是天經地義的事。而研究中所訪問的原住民青少年還是記憶著兒時喝酒的場景，她們並不挑剔喝酒的場所，如路邊簡陋搭蓋的鐵皮屋或小吃攤都可以很隨興地去聚餐。其描述之飲酒經驗也充滿著輕鬆休閒、愉快歡樂的氣氛，是成長經驗中耳濡目染的熟悉背景。而這樣的飲酒意涵是迥異於西方實徵研究論述與漢文化的飲酒內涵。

首先與西方文獻之比較。在西文文獻中對飲酒多採心理學習或社會論之觀點（陳全成，1997；Bogdaniak, Piercy, 1987；Zhang, Welte, Wiczorek, 1997），偏向負面悲觀的角度來描述飲酒行為。如西方文化認為飲酒者難以信任他人、與人相處有距離感、為了要讓他人接受所以不把自己的需要優先考量、飲酒者難以使他人



圖一：拉拒關係之背景脈絡

知道自己的感覺等，而罪惡感、控制、否認等則是飲酒青少年團體中常見之主題 (Bogdaniak, Piercy, 1987)。這樣的觀點是以所謂的生理健康或心理衛生的角度為立足點的論述，其與原住民酒文化的歷史脈絡實有相當大的差距，此差距是造成認知矛盾背後的原因之一。顏婉娟(2000)也提到婦女學會複製專業論述的觀點來看待飲酒，而產生矛盾情感。

其次，與漢民族的比較方面：在中國，酒代表禮節與誠意，達到賓主同歡的效果、酒更常入詩詞歌賦之中，絕妙的烘托情緒感受或意境。但除了這些精神層次之外，另一方面在有貨幣制度的中國，早在商代酒就作為商品出售，因其利潤高，也講究促銷手法，飲酒可以是個人的行為，酒肆、酒家同時也是商業行為，謀生的商場，政府甚至制定有一套機制來管理、如抽酒稅、牌照管理等(朱自振、沈漢，1995)。而酒鬼、酒是穿腸毒藥、喝酒是既花錢又傷身等的評述，則反映出漢族對飲酒的負面標籤。由於飲酒文化在原、漢民族間意涵有巨大的差距，在此衝突之下，飲酒行為便自然地被強勢文化標籤為問題行為簡化為健康議題，原住民青少年走出成長的家鄉，來到北部的學校面臨強勢文化也是被迫在喝酒不乖與喝酒沒什麼不好之間，努力的調整著難以契合的認知矛盾，形成拉拒關係。楊士範(1998)細膩描繪原住民傳統飲酒文化質變的歷史脈絡與演變。本來原住民的飲酒文化是與慶典或祭典之「神聖性活動」同質同步進行，同時蘊含豐富的社會性、儀式性與家庭色彩，形成嚴肅、神聖、忘我的象徵意含世界。但者些終不敵資本市場及國家的專賣體系之強勢滲透而遭到嚴重破壞，取而代之的是便利、非神聖性的現代新飲酒文化。即當飲酒由傳統神聖轉變為世俗商品時，酒便由人類原始精神範疇變為現代自我疏離的範疇。而這樣的新文化是不好的負面的。因此洞悉強勢文化加諸的視框，還原與認識原住民的優美酒文化，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二)學校組織的制規與心態

飲酒的行為是發生於學校時空背景中，學校的制規與心態，直接衝擊到受訪同學的心態，校規的執行者(教官、舍監)是同學注目的焦點，實質上也發揮了強大的控制效果，透過賞罰分明的校規，宣示著喝酒就是壞學生的批判，接受校規管轄的

學生必須認同此價值觀，若違反時啟動價值觀的內在機制，罪惡感也隨之而生。「我記得一次，就是國中的時候 那是後來，他們才跟我講 他們幫我洗澡也幫我擦爽身粉，我都不知道，因為他們說怕有酒味，會給舍監聞到」。「不會啦，在學校不能喝酒，可能沒有那種安全的感覺 ... 而且要買酒，還要到外面 假如說去買，你就算穿著便服，人家也知道你是××學校的，因為這附近大部分是××的學生 就會覺得啊，丟臉，就不會有那種想要喝的感覺」。「在學校，父母會說你是一個學生的身份，不應該在學校喝酒。」如前述從學校發展的歷史背景來看，學校成立的目的在配合社會需要以養成人才。因此學校組織的制規與心態，便直接反應出成人社會對青少年學生應有行為規範的控制，學校制式管理營造的校園文化，是主流文化價值的象徵與濃縮版，透過學校的中介機構運作傳遞主流文化的制約與批判。於是學校「飲酒」被視為一種偏差行為。這種「偏差」(deviant)，等同為學生貼上標籤，然後極力地欲從輔導方面著手。然而，在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下，校規是單方面主觀的由學校、老師所決定。在學生的反學校理論中，反抗論者 Willis(1972)就提出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反學校文化的行為不應只是針對學生行為做「病態性」的解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被主流文化視為「偏差行為」的產生，若從歷史抗爭的觀點，或社會整體結構的分析，偏差行為往往是反應出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也可能是學校的組織制度本身與社會的規範或社會文化層面間存在著緊張與矛盾(吳瓊洳，1999)。另外Jessor(1987)之「問題行為理論」，亦認為問題行為是具有功能性、目的性及工具性以助於目標的達成。所以「問題行為」可以是脫離父母權威達到獨立或主宰自己生活的一種方法、是一種反抗規範或對抗傳統價值的表達、是一種調適的機轉、是同儕團結的表徵或展現對年輕人文化的認同、也是人格認同的手段。因此，偏差行為的產生，可能是學生適應學校生活產生了困擾的一種反應方式，楊美賞(1995)針對青少年的吸煙、飲酒嚼檳榔的研究亦指出在許多危險因素當中以「有行為問題」之影響作用最強。受訪同學中有4位表示到學校後反而喝的嚴重，老師問及是誰先提議去喝酒，同學表示這個問題實在無法回答，因為彼此眼神交會之後，就往同一方向移動。這種默契在相識3-4個月後便培養出來。呼應前述的理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對17歲的青少年而言，離開父母的管束後，同儕的影響力便更加的突顯，當其

遭遇適應困難時便自然地尋求熟悉的策略介入，飲酒行為便是其一。但飲酒行為是與以權威管理及明確追求外在目標為特色的學校組織背道而馳的。拉拒關係的力量因而加深。

(三)原住民青少年女性特質

本段落將從文化、情緒連結與社會對女性期待加以討論：

許木柱(1987)指出在現代的長流阿美喝酒不在侷限於年紀大的人，絕大部分的年輕人包括婦孺也都可以喝。但其實在傳統文化中青少年的身分並不被鼓勵飲酒，喝酒是老年人才享有的權利(Cheng, Chen, 1995)。所以可以同桌飲酒似乎意味著身分的不同，被默許擁有成年人的權利，一個成熟的象徵，表示已長大(陳全成，1997)。此時長輩晚輩的上下關係也鬆動，變成較為平權的輕鬆自在的人際互動。如：「喝的時候，可以跟爸媽感情很好啊！你會覺得說沒有那種隔閡，沒有那種大小之分」。身分的提升是愉快的經驗。

由研究結果情緒連結之分析中，發現飲酒的情緒共鳴、加強友伴的聯盟(做同一件事)、與連結童年愉快經驗的情感親附是最吸引青少年的。而出去喝酒連盟了同學間的感情外，也使生活有了刺激與不同的節奏感，酒延續著過去的歷史也是現在生活裡印象鮮明的一道色彩，在情緒宣洩之後，它像一個門檻區隔出過去與未來，然後才能再繼續忍耐悶悶的生活。而在Long、Mullen(1994)針對女性飲酒做深入之探討，發現促進女性飲酒的因素有寂寞、無聊、情感上的傷痛、為能促進性交氣氛等，可見對女性青少年而言，情緒主題是極其重要的議題。Treiman, Beck, (1996)亦指出情緒的不愉快對女性喝酒量多寡是一顯著的影響因素。受訪同學中也有4位提到失戀或與男友的摩擦，大大地加重飲酒的量與頻率，「那時就是故意要喝醉」。Adams等人(1992)也認為青少年需要整合精神結構及發展出區辦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的能力。透過情緒的體驗與統整將有助於青少年自我認識與與自我認同，維持同儕的互動。總之，情緒因素對女性青少年飲酒擁有更大的影響力，男性則無此現象(Treiman, Beck, 1996)。

傳統社會文化對女性角色的期待不同於男性，西方亦同(Long, Mullen,

1994)。因此女性飲酒常比男性被賦予較多的道德價值評斷(郭千綺, 1995; 劉鴻徽, 1999), 而顏婉娟(2000)認為這樣的差異應源於社會期待婦女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所致, 飲酒被視為妨礙此角色的扮演。本研究受訪同學雖是青少年亦充分反映出此一傳統價值觀, 如她們採取不在自己的村子 喝酒之策略, 以避開族人的批判, 或認為喝酒會使女性陷入危險當中而自我警戒。「接近下午, 年輕人不可能一大早就去喝 去卡拉 OK 喝, 都是那些男生, 如果說女孩子的話, 可能是從別村來的, 自己村的很少, 很少會有人在自己村, 就是喝酒這樣子, 可能是 嗯怕人家知道, 會到處傳啊傳這樣子, 我都不會在我自己的村子那樣的, 我都是去別村」; 「女孩子喝酒不太好就是了, 人家會說你又不是男生, 不能夠保護自己」。

從上述的討論亦可發現拉拒的力量的存在, 即在表面上現代原住民女性擁有更寬容的飲酒態度, 同時也欲尋求酒精的釋放與減壓, 但這些與遵從社會傳統女性的規範是背離的, 自然形成了一種對立與拉拒。綜合以上討論, 期望對拉拒關係的脈絡有更深的解析與視野, 提供校園面對飲酒行為的學生可以有更多面向的思考角度。

最後, 在研究限制方面,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間存有上下的權力關係(師生), 此種關係的優點是同學不會斷然拒絕研究者的邀請, 缺點是不能暢所欲言的說出真正的想法, 或限於師生關係的社會角色扮演, 而自然地篩選自認不宜讓老師知道的飲酒經驗。雖然研究者透過一些結構性的安排減低此一不對等關係, 包括由研究參與者決定會談時場所、一起進餐以使氣氛輕鬆, 同時保證訪談內容絕予保密而不影響操性成績, 這些方式應有助於資料收集之深度與廣度, 但是實質幫助有多大, 則更待澄清。進一步思考, 在滾雪球的過程中願意接受訪談之研究參與者, 師生間之權力關係應是比較小者, 因為她們在一開始就可以選擇拒絕, 但能對非訓導背景之師長敘說飲酒經驗, 是一再重整被與理解的過程, 這樣的經驗使得研究參與者願意再有第二次或第三次之訪談。而真正之掙扎應是在研究者本身, 即徘徊於研究者與教師兩種立場之間。如前述限於師生關係使得同學持保留的態度, 而在敘說與實際狀況間存有落差, 研究者曾計畫實地參與飲酒現場之觀察, 但教師角色勢將無法與接納、不干預之研究者立場並存, 這種矛盾衝突迫使該計畫放棄, 而未能進一步探

討此可能之落差是為本研究之限制。

其次，研究參與者來自不同的原住民族群，未針對某一族群的飲酒經驗作解釋，是一限制。但本研究旨在探討在校原住民青少年(班上2/3為漢族)之飲酒經驗，因此研究場域不同於部落成人(單一族群)的飲酒經驗，且這一代青少年族群間差異之色彩是否等同於其上一代，則是另一個待回答的研究議題。

六、致 謝

本文得以完成要感謝許木柱、劉仲冬兩位教授在研究初始之指導，轉介研究參與者之導師，學校原教中心的支持，尤要感謝受訪之原住民同學，及國科會的支持(NSC89-2320-B-255-004)。

七、參考文獻

- 朱自振、沈漢(1995)：《中國茶酒文化史》。臺北：文津。
- 林文月(1996)：《飲酒及與飲酒相關的記憶》。台北：洪範。
- 林令世、胡海國、宋維村、葉玲玲、張珏、張素凰、林雪姿、王榮德、許木柱、陳璋璋(1995)：酒癮精神病理問卷表的建立：評分者間信度與程序效度研究。《中華精神醫學》，9(2)，頁17-26。
- 吳瓊洳(1999)：國中學生反學校文化之研究。《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取自http://140.109.196.10/pages/seminar/sp/socialq/wu_giong_ru_html
- 呂雀芬、陳妙絹、董靜娟、陸振芳、廖珮君(2000)：原住民五專生飲酒行為現況調查。《國科會精簡報告 NSC 89-2320-B-255-004》。
- 利格拉樂·阿女烏(1996)：原住民與酒。《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台北：晨星。
- 亞榮隆·撒可努(2000)：《山豬、飛鼠、撒可努》。臺北：易讀。
- 許木柱(1987)：《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

胡海國(1991)：預防精神醫學，飲酒問題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5(2)，頁11-25。

高素月(1995)：偏差青少年飲酒行為相關因素之研究——以臺灣臺北少年觀護所青少年為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學系碩士論文。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2003)：輔導與管教之法律關係。校園法律實務。<http://www.edu.tw/displ/school/ch10.htm>

孫大川(1991)。《久久酒一次》。臺北：張老師。

郭千綺(1995)：工作女性之飲酒行為態度之初探。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全成(1997)：原住民學生酗酒與防治。《原住民教育季刊》，7，頁9-18。

陳喬琪、林式穀、李期才、胡海國、葉英(1989)：不同種族間酒精自覺反映性的差異——兼論酒癮的生物學醫學涵義。《中華精神醫學》，(3)，頁23-33。

陳順利(2001)：原、漢青少年飲酒行為與學業成就之追蹤調查——以台東關山地區為例。《教育與心理研究》24，頁67-98。

葉元麗、王榮德、胡海國、葉英(1988)：台灣地區原住民飲酒習慣及健康問題：泰雅族、排灣族、雅美族的報告。《臺北市立療養院76年年報》。

葉美玉，黃松元，林世華，姜逸群(2002)：影響台灣阿美族青少年飲酒行為的心理社會因素。《衛生教育學報》18，頁95-108。

黃惠玲(1995)：臺北市高中及高職學生使用菸、酒及非法藥物狀況與社會學習及社會連結因素關係之研究。《美和專校學報》，(13)，頁47-73。

黃清連(1999)。《酒與中國文化》。臺北：藝術家。

楊士範(1998)。從新飲酒文化的型構過程看臺灣原住民飲食文化品味的轉變現象——一個社會歷史角度的分析。《山海文化》，頁86-100。

楊美賞(1995)：台灣南部地區菸、酒、檳榔使用之流行病學研究——以青少年及原住民婦女為對象之研究。高雄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國德(1998)：全民學習權的本質與保障，於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終身全民



- 教育的展望》。台北：揚智文化。
- 劉美媛，周碧瑟(2001)。 台灣在校青少年飲酒盛行率與相關因素的探討 。《台灣衛誌20》(2)，頁143-151。
- 劉鴻徽(1999)。酒癮的社會文化成因初探——一個本土的質性研究。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元慶(1995)。 杯底何妨飼金魚？—原住民的飲酒問題 。《台灣原住民文化(二)》。臺北：光華畫報，頁134-147。
- 鄭泰安(1997)《台灣地區原住民飲酒問題的十年追蹤研究》。NSC85-2331-B001-059-M31。
- 顏婉娟(2000)。 烏來泰雅族婦女飲酒經驗之探討 。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Adams, Gerald R.; Gullotta, Thomas P.; Montemayor R.(1992). *Adolescent identity formation. California: Sage.*
- Bellenir, K.(2000): Alcoholism Sourcebook. *Detroit: Omnigraphics.*
- Bogdaniak, R. C., Piercy, F. P.(1987). Therapeutic issues of adolescent children of alcoholic(AdCA)grou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37(4), 569-587.
- Cheng, T. A., Chen. W. J.(1995). Alcoholism among four aboriginal groups in Taiwan: high prevalence and their implication. *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19(1), 81-91.
- Cheng, T. A., Hsu, M.(1992). A community study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four aboriginal groups in Taiwa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2, 255-263.
- Cheng, T.A., Gau.S.F., Chen. T. H. Chang, J. C. and Chang, Y.T.(2003). A 4-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n risk factors for alcoholism.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in press)*.
- Forney, P. D., Forney, M. A., Ripley, W. K.(1988). Profile of an adolescent problem drinker. *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27(1), 65-69.

- Hyphantis , T., Koutras ,V.Liakos , A .& Marselos, M .(1991). Alcohol and drug use, family situation 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 adolescent children of alcohol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37(1), 35-42.
- Jessor,R.(1987). Problem-behavior theory,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nd adolescent problem drinking. *British Journal of Addiction*, (82), 331-342.
- Jones,R. M. (1992). Ego identity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In Adams,Gerald R.; Gullotta, Thomas P.; Montemayor R.(1992), *Adolescent identity formation. California: Sage*.
- Long, A., Mullen, B.(1994). An exploration of women's perceptions of the major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ir alcohol abus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9 (4), 623-639.
- Madianos, M. G., Gefou-Madiaanou, D., Stefanis, C.(1994). Adolescent Drinking and alcohol-related problem in a nationwide general popu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Addiction*. 29(2), 1581-1599.
- Roosa, M. W., Sandler, I. N., Beals, J., & Short, J. L.(1988). Risk status of adolescent children of problem-drinking par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6(2), 225-239.
- Treiman,K.A., & Beck,K.H.(1996). Adolesce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alcohol problem behaviors and the social contexts of drinking.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66(8), 299-304.
- Weingerg, N. Z., Dielman, T. E., Mandell, W. & Shope, J. T.(1994). Parental drinking and gender factors in the prediction of early adolescent alcohol u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Addictions*, 29(1), 89-104.
- White,H. R.(1996). Empirical validity of theories of drug abuse: introductory comments. *Journal of Drug Issues*. 26, 279-287.



The Meaning of Drinking Behavior Among Female Aboriginal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Chueh-Fen Lu, Chen-Fang Lou, Miao Chuan Chen,
Ching-Chuan Tung**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alcohol drinking among female aboriginal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Eleven subjects, who drank at least once per month, accepted in-depth individual tape- recording interview for 1 to 3 times. The contents of these interviews were transcribed word by word. For increasing the validity of the study, a triangulation method was used including- peer debriefings, participators' review and epidemiological survey. The data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meaning of drinking experience could be explained by a major theme, namely "pull-push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 can be subcategorized as "cognitive ambivalence" and "emotional complex". The former described the contradiction of drinking behavior; while the latter, the linkage with conventionality. This study thus was an attempt to depict background context of the major theme from three aspect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Han and aboriginal tribes, ruling regulation in schoo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adolesc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drinking behavior of female aboriginal adolescents need to be further understood and for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schools a framework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rinking behavior in female aboriginal adolescents.

Key words: aboriginal female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drinking behavior, pull-push relationship